

警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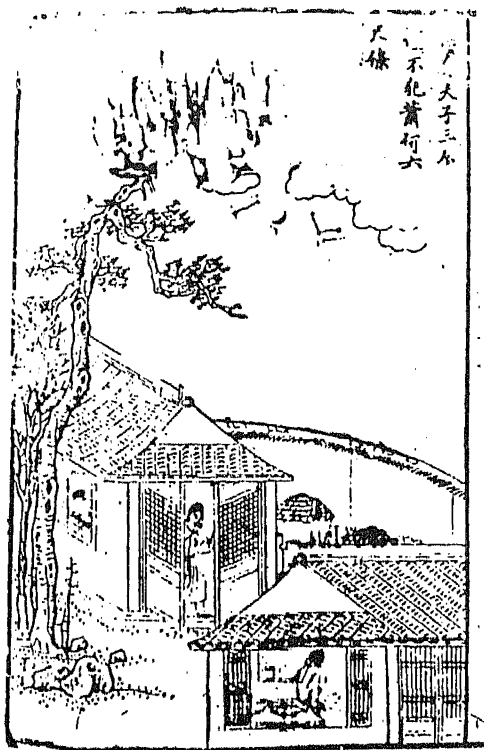
通

言

計抑者金
毀產禍



夫子三小
不能贊何六
大條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

舊名金鰻記

終日昏昏醉夢間

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閑

話說大宋徽宗朝有個官人姓計名安在北司官廳下做個押番止只夫妻兩口兒偶一日下番在家天色却熱無可消遣却安排了釣竿迤邐取路來到金明池上釣魚釣了一日不曾發市計安肚裏焦躁却待收了釣竿歸去覺道浮子沉下去釣起一件物事來計安道聲好不知高低只有錢那裏討安在籃內

不即時
之邦又
不歸

收拾了竿子起身取路歸來一頭走只聽得有人叫
道計安回頭看時却又没人又行又叫計安吾乃金
明池掌汝若放我教汝富貴不可言盡汝若害我教
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仔細聽時不是別處却是魚
籃內叫聲計安道却不作怪一路無話到得家中放
了竿子籃兒那渾家道丈夫快去廳裏去太尉使人
來叫你兩遭不知有甚事分付便來計安道今日是
下番日期叫我做甚說不下又使人來叫押番太尉
等你計安連忙換了衣衫和那叫的人去幹當官的
事了畢回來家中脫了衣袋教安排飯來喫只見

家安排一件物事放在面前押番見了喫了一驚叫
聲苦不知高低我這性命休了渾家也笑一驚道沒
甚事叫苦連聲押番却把早間去釣魚的事說了一
遍道是一條金鰻他說吾乃金明池掌若放吾大富
不可言若害我教我合家死于非命你却如何把他
來害了我這性命合休渾家見說啞了一日唾涕却
不是放屁金鰻又會說起話來我見沒下飯去排他
來喫却又沒事你不喫我一發喫了計安終是悶悶
不已到得晚間夫妻兩個解帶脫衣去睡渾家見他
悽悶離不得把些精神來陪伴他自當夜之間那渾

家身懷六甲只見眉低眼慢腹大乳高倏忽間又十月滿足臨盆之時叫了收生婆生下個女孩兒來正是

野花不種年年有 煩惱無根日日生

那押番看了夫妻二人好不喜歡取名叫做慶奴時光如箭轉眼之間那女孩兒年登二八長成一個好身材伶俐聰明又教成一身本事爹娘憐惜有如性命時遇靖康丙午年間士馬離亂因此計安家夫妻女兒三口收拾隨身細軟包裹流落川府後來打聽得車駕杭州駐蹕官員都隨駕來臨安計安便道

取路奔行在來，不則一日，三口兒入城，權時討得個安歇，便去尋問舊日官員相見了，依舊收留在廳署役，不在話下。計安便教人尋間房安頓了妻小居住，不止一日，計安觀着渾家道：「我下番無事，若不做些營生，恐坐喫山空，須得些個道業來相助方好。」渾家道：「我也這般想，別沒甚事好做。」笑來只好開一個酒店，便是你上番時，我也和孩兒在家裏賣得。計安道：「你說得是。」和我肚裏一般，便去理會這節事。次日便去打合個量酒的人，却是外方人從小在臨安討衣服喫，沒爹娘，獨自一個姓周名得，排行第三，安排都

了選吉日良時開張店面。周三就在門前賣些果子。自捏合些湯水。到晚間就在計安家睡。計安不在家。那娘兒兩個自在家中賣。那周三直是勤力。却不躲懶。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忽朝一日。計安對妻子道。我有句話和你說。不要瞋我。渾家道。却有甚事。只管說計安道。這幾日我見那慶奴。全不像那女孩兒相態。渾家道。孩兒日夜不曾放出去。並沒甚事。想必長成了。怎麼計安道。莫托大。我見他和周三兩個打眼色。當日沒話說。一日計安不在家。做娘的叫那慶奴來。我兒。娘有件事和你說。不要瞞我。慶奴道。沒甚事。

公不須疑

哭聲

便說道我這幾日見你身體粗醜全不相模樣實對我說慶奴見問只不肯說娘見那女孩兒前言不應後語失張失志道三不著兩面上忽青忽紅娘道必有緣故捉住慶奴搜檢他身上時娘只嘆得口氣叫哭聲苦連腮贈掌打那女兒你却被何人壞了慶奴哭打不過哭著道我和那周三兩個有事娘見說不敢出聲顫著脚只叫得苦却是怎的計結爹歸來時須說我在家管甚事裝這般幌子周三不知裏面許多事兀自在門前賣酒到晚計安歸來歇息了安排些飯食喫罷渾家道我有件事和你說果應你的言語

那丫頭被周三那廝壞了身體，那計安不聽得說萬事全休，聽得說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要去打那周三。渾家攔住道：「且商量。」打了他，不爭我家却是甚活計？計安道：「我指望教這賤人去個官員府第，却做出這般事來，譬如不養得把這丫頭打殺了罷。」做娘的再三再四勸了一個時辰，爹性稍過，便問這事却怎地出豁？做娘的不慌不忙，說出一個法兒來，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斷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道：「只有一法，免得粧幌。」計安道：「你且說渾家。」

周三便得
是其一其
就其後
其自是
其自是
其自是
也

道周三那厮又在我家得使何不把他來招誘了說
話的當時不把女兒嫁與周三只好休也只被人笑
得一場雨下起開去却沒後面許多說話不想計安
聽信了妻子之言便道這也使得當日且分付周三
歸去那周三在路上思量我早間見那做娘的打慶
奴晚間押番歸却打發我出門莫是東門市發若是
這事走漏須教我喫官司如何計却沒做理會處正
是

烏鴉與喜鵲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問話後過離不得計押番使人去說合周三下財納

只合分付
與那番人
非家

虛擗口成親不在話下。倏忽之間，周三入贅在家，一載有餘。夫妻甚是說得著，兩個暗地計較了，只要操出去住。在家起晏睡早，躲懶不動。周三那厮打出吊入，公然乾願計安，忍不得不住，和那周三厮鬧，便和渾家商量，和這厮官司一場，奪了休，却不妨得。日前時，便伯人笑沒出手。今番只說是招那厮不著，便安排回套，捉那周三三個事，鬧將起來，和他打官司。隣舍勸不住，奪了休。周三只得離了計押番家，自去趕趁。慶奴不敢則聲，肚裏自煩惱。正自生蛆死別，計休在家相及半武，只見有個人來尋押番娘，却是個說

親的媒人相見之後，坐定道：聞知宅上小娘子要嫁，
親老媳婦特來計安。道有甚好頭腦，萬望玉照。要于
道不是別人，這個人是虎鬚營有詩受的官身，占破
在官員去處，姓戚名青。計安見說，因緣相換，即便肯
即時便出個帖子，幾盃酒相待，押番娘便說道：婆婆
用心，則個事成時，却得相謝。婆婆謝了，自去夫妻兩
個，却說道也好。一則有請受官身，二則年紀大些，却
老成。三則周三那廝不敢來，胡生事已自嫁了個官
身。我也記得這戚青，却善熟話中見快。媒人一合說
成，依舊少不得許多節次。成親，却說慶奴與戚青兩

自取
下
著太
得許
官

個說不著道不得個少女少郎情色相當。戚青却年
紀大，便不中那慶奴意。却整日鬧妙，沒一日靜辦。爹
娘見不成模樣，又與女奪休，告托官員封過狀子，去
所屬看人情面，給狀判離。戚青無力勢，被奪了休，遇
喫得醉，便來計押番門前罵。忽朝一日，發出白話話
來，教張公喫酒。李公醉，柳樹上著刀，桑樹上出血。正
是

安樂窩中好使氏

中堂有客寄書來

多應只是名和利

撒在床頭不拆開

那戚青遇喫得酒醉，便來廝罵，却又不取與他計。方

一不可不

時隣里也來相勸，次後喫得醉便來，把做常事，不管他。一日，戚青指著計押番道：「看我不殺了你這狗男女，不信。」道了自去。隣里都知，却說慶奴在家又經半載，只見有個婆婆來閒話，莫是來說親，相見了，茶罷，婆子道：「有件事要說，怕押番焦躁，計安夫妻兩個道：『但說不妨。』」婆子道：「老媳婦見小娘子兩遍說親，不若何不把小娘子去個好官員家，三五年一程，却出來說親，也不遲。」計安聽說，肚裏道：「也好。」一則兩遍裴槐，十二則壞了些錢物，却是又嫁甚麼人，是得便道：「妾有甚麼好去處教孩兒去？」則個婆子道：「便是有個。」

官人要小娘子特地教老媳婦來說見在家中安歇
他自來宅上喫酒認得小娘子他是高郵軍王簿如
今來這裏理會差遣没人相伴只是要帶歸宅裏去
却不知押番肯也不肯夫妻兩個計議了一會便道
若是婆婆說時必不肯相悞望婆婆王盟則個當日
說定商量揀日做了文字那慶奴拜辭了爹娘便來
伏事那官人有分教做個失鄉之鬼父子不得相見
正是

天聽寂無聲

莽莽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官人是高郵軍王魯家小都在家中來行在州會
平身差遣姓李名子由討得慶奴便一似太妻一般
日間寒食節夜裏正月半那慶奴思衣得衣思食得
食數月後官人家中信到催那官人去恐在都下費
用錢物不只一日幹當完備安排行裝買了人馬催
了船隻即日起程取水路歸來在路貪花戀酒遷延
程途直是快快相次到家當直人等接著那恭人出
來與官人相見官人只應得喏便道恭人在宅幹管
不易便教慶奴入來參拜恭人慶奴低著頭走入來
立地却待拜恭人道且休拜便問這是甚麼人官人

道實不瞞恭人在都下早晚無人使喚胡亂討來相伴今日帶來伏事恭人恭人看了慶奴道你却和官人好快活來我這裏做甚麼慶奴道奴一時遭際恭人看離鄉背井之面只見恭人教兩個養娘來與我除了那賤人冠子脫了身上衣裳換幾件粗布衣裳著了解開脚蓬鬆了頭罰去厨下打水燒火做飯慶奴只叫得萬萬聲苦哭告恭人道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若不要慶奴情愿轉納身錢還歸宅中恭人道你要去可知好哩且罰你厨下喫些苦你從前快活也勾了慶奴看著那官人道你帶我來却教我

地模樣你須與我告。茶人則個官人道：「你看茶人何等情性，隨你丁得的，包待制也斷不得這事。你且沒奈何，我自性命不保，等他陛下却與你告。」即時押慶奴到厨下去。官人道：「茶人若不要他時，只消退在牙家，轉變身錢便了。」何須發怒。茶人道：「你做好做作兀自說哩。」自此罰在厨下相及一月。忽一日晚，官人去厨下只聽得黑地裏有人叫官人。官人聽得認得是慶奴聲音，走近前來，兩個扯住了哭，不敢高聲，便說道：「我不合帶你回來，夜你喫這般苦。」慶奴道：「你只管教我，我在這裏受苦。」却是幾時得了。官人沉吟半晌道：「我」

有道理、救你處、不若我告他、只做退你去牙家、轉變
身錢、安排、解會、悄悄地、教你在那裏住、我自教人把
錢來、我也不時自來和你相聚、是好、也不好、慶奴道
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却是灾星退度、當夜官人離不
得把這事說道、慶奴受罪也勾了、若不要他時、教發
付牙家去、轉變身錢、恭人應允、不知裏面許多事、且
說官人差一個心腹虞候、叫做張敬、專一料理這事、
把慶奴安頓解會裏、隔得那宅中一兩條街、只瞞着
恭人一個、不知官人不時便走來、安排幾盃酒、吃了
後、免不得幹些沒正經的事、却說宅裏有個小官人、

是夜後

叫做佛郎年方七歲直是得人惜有時往來慶奴那裏要爹爹便道我兒不要說向媽媽道這個是你姐姐孩兒應喏忽一日佛郎來要走入去那張彬與慶奴兩個相並肩而坐喫酒佛郎見了便道我只說向爹爹道兩個男女迴避不迭張彬連忙走開躲了慶奴一把抱住佛郎坐在懷中說小官人不要胡說姐姐自在這裏喫酒等小官人來便把果子與小官人喫那佛郎只是說我向爹爹道你和張虞候兩個做甚麼慶奴聽了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你說了我兩個却如何肩頭一縱計上心來寧苦你莫苦我没奈何

小官入
二時明

一
來年今月今日今時、是你忌辰、把條手巾、捉住佛郎、
撲番在床、上便去一勒、那裏消半碗飯時、那小官人
命歸泉世、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却歲寒心

一時把那小官人來勒殺了、却是怎地出豁、正沒理
會處、只見張彬走來、慶奴道、耐這廝、只要說與爹
爹知道、我一時慌促、把來勒死了、那張彬聽說、叫聲
苦、不知高低道、姐姐、我家有老娘、却如何出豁、慶奴
道、你教我壞了他、怎恁地說、是你家有老娘、我也有
爹娘、事到此裏、我和你收拾些包裹、夫歸行在、見我

司公小我
而此幸止
少不取理
子面大事
加夫勇數
焉

爹娘這須不妨張彬沒奈何只得隨順兩個打疊兒
兒漾開了逃走離不得宅中不見了佛郎尋到慶奴
家裏見他和張彬走了孩兒勒死在床一面告了官
司出賞捉捕不在話下張彬和慶奴兩個取路到鎮
江那張彬肚裏思量著老娘憶著這事因此得病就
在客店中將息不止一日身邊細軟衣物解盡張彬
道要一文看也沒有却是如何計結絞絞地兩行淚
下教我做個失鄉之鬼慶奴道不要煩惱我有錢張
彬道在那裏慶奴道我會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這
裏怕不得羞何不買個鑼兒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

趙百十文把來使用是好也不好張彬道你是好人
家兒女如何做得這等勾當慶奴道事極無奈但得
你沒事和你歸臨安見我爹娘從此慶奴只在鎮江
店中趕趁話分兩頭却說那周三自從奪休了做不
得經紀歸鄉去投奔親戚又不著一夏衣裳著汗到
秋來都破下再歸行在來於計押番門首過其時是
秋深天氣濛濛的雨下計安在門前立地周三見了
便唱個喏計安見是周三也不好問他來做甚麼周
三道打這裏過見丈人唱個喏計安見他身上簪襖
動了個惻隱之心便道入來請你喫碗酒了去當時

只好休引那廝，却沒甚事，千不合萬不合，教人來喫酒，却教計押番。

種是死死之太苦，一種是亡亡之太屈。

却說計安引周三進門，老婆道：「沒事，引他來做甚？」周三見了丈母，唱了喏，道：「多時不見，自從奪了休，病了一場，做不得經紀，投遠親不著，如姐安樂？」計安道：「作說，自你去之後，又討頭惱不著，如今且去官員人家，三二年，却又理會，便教渾家煖將酒來，與周三喫。」喫罷，沒甚事。周三謝了自去。天色却晚，有一兩點雨下。周道：「也罪過，他留我喫酒，却不是他家不妖，都是。」

我自討得這場煩惱，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却是怎地？
好深秋來到這一冬，如何過得？自古人極計生薑，上
心來，不如等到夜深，撥開計押番門，那老夫妻兩個
又睡得早，不防我拏些個東西，把來過冬。那條路却
靜不甚熱鬧，走回來等了一歇，撥開門，閃身入去，隨
手關了。仔細聽時，只聽得押番娘道：「闌得門戶好，前
面響押番道：『打得好運家道。』」天色雨下，怕有做不
是的，起去看一看，放心押番真個起來看。周三聽得
道苦也，起來捉住我，却不利害去那竈頭邊摸著把
刀在手，黑地裏立著，押番不知頭惱，走出房門看時，

雨伯死

三個死

公沒死已
野大其後

官金銀絲

門

周三讓過一步，劈腦後便剝，覓道：「亂手劈然倒地，命歸泉世。」周三道：「只有那婆子索性也無來殺了，不則聲走上床，揭開帳子，把押番娘殺了，點起燈來，把家中有底細軟包裹都收拾了，碌亂了半夜。」周青丁包裹倒拽上門，迤運出北關門，且說天色已曉，人家都開門，只見都押番家靜悄悄不聞聲息，鄰舍道：「莫是睡殺了也。」隔門叫喚不應，推那門時，隨手而開，只見那中門裏計押番死屍在地，便叫押番娘，又不應，走入房看時，只見床上血浸著那死屍，箱籠都開了，眾人都道：「不是別人，是戚青這厮，每日醉了來罵。」

此少
有

便要殺他、今日真個做出來、即時經由所屬、便去捉
了戚青、戚青不知來歷、一條索縛將去、和隣舍解上
臨安府、府王見報殺人公事、即時陞廳、押那戚青至
面前、便問有請官身、輒敢禁城內殺命掠財、戚青初
時辨說、後喫隣舍指證、叫罵情由、分說不得、結正申
奏朝廷、勘得戚青有請官身、禁城內圖財殺人、押赴
市曹處斬、但見

刀過時一點清風

屍倒處滿街流血

戚青枉喫了一刀、且說周三壞了兩個人命、只恁地
休、却没有天理、天幾曾錯害了一個、只是時辰未到

上說周三逸遲取路直到鎮江府計仙舟碼頭上
事出來開走一遭覺道肚中有些飢就這裏買些酒
喫只見一家門前招手上寫道、

醺成春夏秋冬酒

醉倒東西南北人

周三人去時酒保唱了喏問了升數安排蔬菜下口
方纔喫得兩盞只見一個人頭頂着廝鑼入來問兒
前道個萬福周三擡頭一看當時兩個都笑一驚不
是別人却是慶奴周三道姐姐你如何却在這裏便
教來坐地教量酒人添隻盞來便道你家中說賣你
官員人家如今却如何恁地慶奴見說淚下數行但

見

幾聲嬌語如鶯囀

一串真珠落線頭

道你被休之後嫁個人不著如今賣我在高郵軍王
薄家到得他家娘子妬色罰我厨下打火挑水做飯
一言難盡喫了萬千辛苦周三道却如何流落到此
慶奴道實不相瞞後來與本府虞候兩個有事小官
人撞見要說與他爹爹因此把來勒殺了沒計奈何
逃走在此那厮却又害病在店中解當使盡因此我
便出來撰幾錢盤纏今日天與之幸撞見你喫了酒
我和你同歸店中周三道必定是你老公一般我須

不去慶奴道不妨我自有道哩那裏是教周三大又
教壞了一個人性命有詩爲証

日暮迎來香閣中

百年心事一宵同

寒雞鼓翼紗窗外

已覺恩情逐曉風

當時兩個同到店中甚是說得著當初兀自賄藥煮
粥去看那張彬次後有了周三便不管他有一頓沒
一頓張彬又見他兩個公然在家乾煎先自十分病
做十五分得口氣死了兩個正是推門入拍免不得
罵其棉木底發把去燒了周三撇下中兩個依舊
做夫妻周三道我有句話和你說如今却不要你出

去賣唱我自尋些道路、換得錢來使、慶奴道、怎麼恁地說、當初是沒計、奈何做此道路、自此兩個恩情、便是

雲淡淡天邊、鷺鳳、水沉沉交頸、鴛鴦、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

忽一日慶奴道、我自離了家中、不知音信、不若和你同去行在、投奔爹娘、大虫惡殺不喫兒、周二道、奸郎、奸只是我和你歸去不得、慶奴問怎地、周二却待說、又恐了、當時只不說、便休、于不合、萬不合、說出、分明似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得不懷毒

慶奴務要問個備細，周三道實不相瞞，如此如此，把你爹娘都殺了，却走在這裏如何歸去得？慶奴見說，大哭起來，扯住道：你如何把我爹娘來殺了？周三道：住住，我不合殺了你爹娘，你也不合殺小官人和張松。大家是死的，慶奴沉吟半晌，無言抵對。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周三忽然害著病，起床不得，身邊有些錢物，又都使盡。慶奴看著周三，道：家中沒柴米，却是如何？你却不要喚我，前回意智今番在，依舊去賣唱幾時，等你好了，却又理會。周三無計可施，只得應允。自

從出去趕赴每日撰得幾貫錢來便無話說有時撰不得來周三那廝便罵你都是又喜歡漢子貼了他不出分說若撰不來慶奴只得去到處熱酒店裏櫃頭上借幾貫歸家撰得來便還他一日却是深冬天氣下雪起來慶奴立在危樓上倚著闌干立地只見三四個客人上樓來喫酒慶奴道好大雪晚間沒錢歸去那廝又罵且喜那三四客人來飲酒我且胡亂去賣一賣便去揭開簾兒打個照面慶奴只叫得苦也不是別人却是宅中當直的叫一聲慶奴你好做作却在這裏嚇得慶奴不敢則聲元來宅中下狀

知道走過鎮江，便差宅中一個當面，所趕著，
來捉，便問張彬在那裏。慶奴道：「生病死了。我如今却
和我先頭丈夫周二在店裏住，那廝在臨安把我爹
娘來殺了，却在此撞見，同做一處當日酒也喫不成，
即時縛了慶奴到店中，床上拖起周二，縛了，解來府
中，盡情勘結。兩個各自認了本身罪犯。申奏朝廷，因
有底，屈死，別作施行。周三不合圖財殺害外父外
母，慶奴不合因奸殺害兩條性命，押赴市曹處斬，但
見

犯由前引棍棒，後隨前街後巷，這番過後幾時回。

把眼睜開今日始知天報近正是但存夫子三分禮不犯蕭何六尺條

這兩個正是明有刑法相繫暗有鬼神相隨道不得個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後人評論此事道計押番釣了金鰻那時金鰻在竹籃中開口原說道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只死於非命只合計押番夫妻償命如何又連累周三張彬戚青等許多人想來這一班人也是一緣一會該是一宗接上的鬼只借金鰻作個引頭連這金鰻說話金

明池執掌不知虛實總是個凶妖之先兆計安既知其具便不該帶回家中以致害他性命人凡物之異常者便不可加害有詩爲證

李救朱蛇得美姝

孫臍龍子獲奇書

勸君莫害非常物

禍福其中報不虛

第二十卷

趙太祖千里
送京娘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兔走烏飛疾若馳

百年世事總依稀

累朝富貴三更夢

歷代君王一局棋

禹定九州湯受業

秦吞六國漢登基

百年光景無多日

晝夜追歡還是遲

話說趙宋末年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不言姓名
自稱老老人有人認得的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因
遭胡元之亂曾請軍門獻策不聽自起義兵恢復了
幾個州縣後來見時勢日感知大事已去乃微服潛

避隱於此山中，指山爲姓，農圃自給，耻言仕進，或與
談論古今興廢之事，娓娓不倦。一日，近山有老少二
儒，閒步石室，與隱士相遇，偶談漢唐宋三朝創業之
事。隱士問宋朝何者勝於漢唐？一士云：修文偃武，一
士云：歷朝不誅戮大臣。隱士大笑道：二公之言皆非。
通論漢好征伐四夷，儒者雖言其黷武，然蠻夷畏懼，
稱爲強漢。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唐初府兵最
盛，後變爲藩鎮，雖跋扈不臣，而犬牙相制，終藉其力。
宋自澶洲和虜，憚於用兵，其後以歲幣爲常，以拒敵。
爲諱。金元繼起，遂至亡國。此則偃武修文之弊耳。下

大匠雖是忠厚之典然奸雄謂同一際姑容使小人進有非望之禍退無不測之禍終宋之世朝政壞於奸相之手乃致末年時窮勢敗而臣曹公虜庭刺似道於厠下不亦晚乎以是爲勝於漢唐豈其然哉
信道據先生之意以何爲勝隱士道他事雖不及漢唐惟不貪女色最勝二儒道何以見之隱士道漢高漸愛於戚姬唐宗亂倫於弟婦呂氏武氏殘危社稷飛燕太真並污宮闈宋代雖有盤樂之主絕無漁色之君所以高曹向孟閔德獨擅其美此則遠過於漢唐者矣
儒嘆服而去正是

要知古往今來理

須問高明遠見人

方纔說宋朝諸帝不貪女色全是太祖皇帝貽謀之
管不但是爲君以後早朝宴罷寵幸希疎自他未曾
發跡變泰的時節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血道而
行一邪不染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正
是

說時義氣凌千古

話到英風透九霄

八百軍州真帝主

一條桿棒顯雄豪

且說五代亂離有詩四句

朱李石劉郭

梁唐晉漢周

都來十五帝

極亂五十秋

這五代都是偏霸未能混一其時土宇割裂民無定主到後周雖是五代之末兀自有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北漢劉崇

南唐李璟

蜀孟昶

南漢劉晟

那三鎮

吳越錢佐

荆南高保融

湖南周行逢

雖說五國三鎮那周朝承梁唐晉漢之後號爲正統趙太祖趙匡胤曾仕周爲殿前都點檢後因陳橋兵

變代則爲帝，混一宇內，國號大宋。當初未曾發跡，變泰的時候，因他父親趙洪殷曾仕漢，爲岳州防禦使。人都稱匡胤爲趙公子，又稱爲趙大郎，生得面如暎血，目若曙星，方敵萬人，氣吞四海，專好結交天下豪傑，任俠任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個管閒事的祖宗。撞沒頭禍的太歲，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欄，闖了御花園，觸犯了漢末帝，逃難天涯，到關西葭蘆，殺了董達，得了名馬赤麒麟。黃州除了宋虎，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滅了潞州王李漢超一家，來到太原地面，遇了叔父趙景清。時景清在清油觀出家，就留趙

公子在觀中居住誰知染患一臥三月止及病愈
清朝夕相倍要他將息身體不放他出外閒遊一日
景清有事出門分付公子道姪兒耐心靜坐片時病
加小愈切勿行動景清去了公子那裏坐得住想道
便不到街坊遊蕩這本觀中間步一回又且何妨公
子將房門拽上進殿遊觀先登了三清寶殿行過東
西兩廊七十二司又看了東岳廟轉到嘉寧殿上遊
玩嘆息一聲真個是

金爐不動千年火

玉盞長明萬載燈

行過多景樓上皇閣處處殿宇崔嵬制度宏敞公

子喝采不迭果然好個滑油觀觀之不足玩之有餘
轉到鄴鄴地府冷靜所在却見小小一殿正對那子
孫官相近上寫着降魔寶殿殿門深閉公子前後觀
看了一回正欲轉身忽聞有哭泣之聲乃是婦女聲
音公子側耳而聽其聲出於殿內公子道蹊蹊作怪
這裡是出家人住處緣何藏匿婦人在此其中必有
不明之事且去問道童討取鑰匙開這殿來看個明
白也好放心回身到房中喚道童討降魔殿上匙鑰
道童道這是鑰師父自家收管其中有機密大事不
許閒人開看公子想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原

婦人謂二
郎事終
二府已見

來俺叔父不是個好人。三回五次只教俺靜坐。莫出外閒行。原來幹這勾當。出家人成甚規矩。俺今日便去打開殿門。怕怎的。方欲移步。只見趙景清回來。公子含怒相迎。口中也不叫叔父。氣忿忿地問道。你老人家在此出家。幹得好事。景清出其不意。便道。我不曾做甚事。公子道。降魔殿內鎖的是什麼人。景清方纔省得。便扭手道。賢侄莫管閒事。公子急得暴躁。如出太聲斗道。出家人清淨無爲。紅塵不染。爲何殿內鎖着個婦女。在內哭哭啼啼。必是非禮不法之事。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是一是。說得明白。還有個

商量休要欺三關門我趙景不是與你和光同塵的
景清見他言詞峻厲便道賢侄你錯怕愚叔了公子
道惟不惟是小事且說殿內可是婦人景清道正是
公子道可又來景清曉得公子性躁還未敢明言用
緩詞答應道雖是婦人却不干本觀道衆之事公子
道你是個一觀之主就是別人做出反事寄頓在殿
內少不得你知情景清道賢侄息怒此女乃是兩個
有名响馬不知那裏擄來一月之前寄於此處托吾
等替他好生看守若有差遲寸草不留因是賢侄病
未痊不曾對你說得公子道响馬在那裏景清道暫

往那裏去了。公子不信道：「豈有此理！快與我打開門。」喚女子出來，俺自審問他。詳細說罷，綽了那鐵斧，肩短棒，往前先走。景清知他性如烈火，不好遮欄，慌忙取了匙鑰，隨後赶到降魔殿前。景清在外邊開鎖，那女子在殿中聽得鎖响，只道是強人來到，愈加啼哭。公子也不謙讓，纔等門開，一脚跨進，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後，唬做一團。公子近前，放下齊眉短棒，看那女子，果然生得標致。

肩掃春山畔，橫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欲泣欲啼，死似楊妃剪髮。琵琶聲不響，是個未出。

的明妃、胡笳、調若成、分明強和番的蔡女、天生一種風流態、便是丹青畫不真

公子撫慰道、小娘子、俺不比奸淫之徒、你休得驚慌、且說家居何處、誰人引誘到此、倘有不平、俺趙某與你解救、則個那女子方纔舉袖拭淚、淡淡道、個萬福、公子還禮、女子先問尊官貴姓、景清代答道、此乃汴京趙公子、女子道、公子聽稟、未曾說得一兩句、早已撲簌簌流下淚來、原來那女子也姓趙、小字京娘、是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歲、因隨父親來陽曲縣、還北岳香愿、路遇兩個响馬強人、一個叫

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見京娘顏色，饒了他父親性命，擄掠到山神廟中。張周二強人爭要成親，不肯相讓，議論了兩三日，二人恐壞了義氣，將這京娘寄頓于清油觀降魔殿內，分付道士小心供給看守，再去別處訪求個美貌女子，擄掠而來，湊成一對。然後同日成親，爲壓塞夫人。那強人去了，一月至今未回。道士懼怕他，只得替他看守。京娘叙出緣由，趙公子方纔向景清道：「適纔甚是粗陋，險些冲撞了叔父。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無端被強人所擄，俺今日不救，更待何人？」又向京娘道：「小娘子休要

悲傷萬事有趙某在此管教你重回故土再見爹娘
京娘道雖承公子美意釋放奴家出於虎口奈家鄉
千里之遙奴家孤身女流怎生跋涉公子道救人須
救徹俺不遠千里親自送你回去京娘拜謝道若蒙
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景清道賢侄此事斷然不可那
強人勢大官司禁捕他不得你今日救了小娘子與
守者難辭其責再來問我要人教我如何對付須當
連累於我公子哭道大膽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難行
俺趙某一生見義必爲萬夫不懼那响馬雖狠敢比
得潞州王麼他須也有兩個耳朵曉得俺趙某名字

搬脫

「既然你們出家人怕事，俺留個記。在此你們好回復那响馬說罷，輪起渾鐵齊眉棒，橫着身子，向那殿上朱紅欄子，狠的打一下，檣拉一聲，把菱花牕櫺都打下來，再復一下，把那四扇欄子打個東倒西歪，唬得京娘戰戰兢兢，遠遠的躲在一邊。景清面如土色，口中只叫罪過。公子道：「強人若再來時，只說趙某打開殿門搶去了，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要來尋俺時，教他打蒲州一路來。景清道：「此去蒲州千里之遙，路上盜賊生發，獨馬單身，尚且難走，況有小娘子牽絆，凡事宜三思而行。公子嘆道：「漢末三國時，關雲長獨行

卷之二十一
三國志
第一回

公孫策

千里五關斬六將護着兩位皇嫂直到古城與劉皇叔相會這纔是大丈夫所爲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趙某還做什麼人此去倘然冤家狹路相逢教他雙雙受死景清道然雖如此還有一說古者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共器賢侄千里相送小娘子雖則美意出於義氣傍人怎知就裏見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嫌疑之際被人談論可不爲好成歡反爲一世英雄之玷公子呵呵大笑道叔父莫恠我說你們出家人慣妝架子裏外不一俺們做好漢的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過人言都不計較景清見他主意已決問

第五十一回

道賢侄幾時起程公子道明早便行景清道只怕賢
侄身子還不健旺公子道不妨事景清教道空治酒
送行公子於席上對京娘道小娘子方纔叔父說
路嫌疑之際恐生議論俺借此席面與小娘子結爲
兄妹俺姓趙小娘子也姓趙五百年合是一家從此
兄妹相稱便了京娘道公子貴人奴家怎收扳高景
清道既要同行如此最好呼道童取過拜禮京娘請
恩人在上受小妹子一拜公子在傍還禮京娘又拜
了景清呼爲伯伯景清在席上叙起侄兒許多英雄
了得京娘歡喜不盡是夜直飲至更餘景清讓自己

臥房與京娘睡，自己與公子在外廂同宿。五更鷄鳴，景清起身，安排早飯，又備些乾糧牛脯，爲路中之用。公子韃了赤麒麟，將行李扎縛停當，囑付京娘妹子，只可村粧打扮，不可冶容炫服，惹是招非。早飯已畢，公子扮作客人，京娘扮作村姑，一般的戴個雪帽，簪着遮了，兄妹二人作別。景清、景清送出房門，忽然想起一事，道：「賢侄，今日去不成，還要計較，不知景清說出甚話來，正是。」

鵲得羽毛方遠舉

虎無牙爪不成行

景清道：「一馬不能騎兩人，這小娘子穿鞋襪小，怎堪。」

得上可不擔誤了程途。從容覓一輛車兒同去却。
好公子道：「此事筭之入矣。有個車轎又費照顧。將此
馬讓與妹子騎坐。俺誓願千里步行相隨。不憚京娘
道：「小妹有累恩人遠送。愧非男子。不能執鞭墜鐙。豈
敢反占尊騎。決難從命。公子道：「你是女流之輩。必要
脚力。趙某脚又不小。步行正合其宜。京娘再四推辭。
公子不允。只得上馬。公子跨了腰刀。手執渾鐵桿棒。
隨後向景清一揖而別。景清道：「賢侄路上小心。恐怕
遇了兩個响馬。須要用心提防。下手斬絕些。莫帶累
我觀中之人。」公子道：「不妨。不妨。說罷。把馬尾一拍。喝

聲快走那馬拍騰騰便跑公子放開脚步緊緊相隨
於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一日行至汾州
介休縣地方這赤麒麟原是千里龍駒馬追風逐電
白清油觀至汾州不過三百里之程不勾名馬半日
馳驟一則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二則京娘女流不
慣馳騁所以控轡緩緩而行兼之路上賊寇生發須
要慢起早收每日止行一百餘里公子是日行到一
個土岡之下地名黃茅店當初原有村落因世亂人
荒都逃散了還存得個小小店兒日色將晡前途曠
野公子對京娘道此處安歇明日早行罷京娘道道

憑尊意店小二接了包袱京娘下馬去了雪帽小二
一眼瞧見舌頭吐出三寸縮不進去心下想道如何
有這般好女子小二牽馬繫在屋後公子請京娘進
了店房坐下小二哥走來站着呆看公子問道小二
哥有甚話說小二道這位小娘子是客官甚麼人公
子道是俺妹子小二道客官不是小人多口千山萬
水路途間不該帶此美貌佳人同走公子道爲何小
二道離此十五里之地叫做介山地曠人稀都是綠
林中好漢出沒之處倘若強人知道只好白白裏送
與他做壓寨夫人還要賄他個利市公子大怒罵道

凡姐亦非
庸女子

賊狗大胆、敢虛言恐唬客人。照小二面門一拳打去。小二口吐鮮血、手掩着臉、向外急走去了。店家娘就在廚下發話。京娘道：「恩兄忒性躁了些。」公子道：「這話言語不知進退、怕不是良善之人。」先教他曉得俺些手段。京娘道：「既在此借宿、惡不得他。」公子道：「怕他則甚。」京娘便到廚下與店家娘相見、將好言好語穩貼了他半晌。店家娘方纔息怒、打點動火做飯。京娘歸房房中尚有餘光、還未點燈。公子正坐與京娘講話。只見外面一個人入來、到房門口探頭探腦。公子大啣道：「什麼人敢來瞧俺脚色？」那人道：「小人自來尋小。」

二哥閒話與客官無干說能到廚房下與店家娘唧唧噥噥的講了一會方去公子看在眼裏早有三分疑心燈火已到店小二只是不回店家娘將飯送到房裏兄妹二人喫了晚飯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門先寢自家只推水火帶了刀棒進屋而行約莫二更時分只聽得赤麒麟在後邊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聲此時十月下旬月光初起公子悄步上前觀看一個漢子被馬踢倒在地見有人來務能的掙開起來就跑公子知是盜馬之賊追趕了一程不覺數里轉過溜水橋邊不見了那漢子只見對橋一間小屋裏面

燈燭輝煌公子疑那漢子躲匿在內步進看時兄一個白鬚老者端坐于床之上在那裏誦經怎生模樣

眼如迷霧鬚若凝霜有如柳絮之飄面有桃花之色若非天上金星必是山中社長

那老者見公子進門慌忙起身施禮公子答揖問道長者所誦何經老者道天皇救苦經公子道誦他有何好處老者道老漢見天下分崩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掃蕩煙塵救民於塗炭公子聽得此言暗合其機心中也歡喜公子又問道此地賊寇頗多長者可

知他的行藏麼。老者道：貴人莫非是同一位騎馬女子，下在坡下茅店裏的公子道然也。老者道：幸遇老夫，險些兒驚了貴人。公子問其緣故。老者請公子上坐，自己傍邊相陪。從容告訴道：這介山新生兩個強人，聚集嘍囉，打家劫舍，擾害汾潞地方。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半月之間，不知那裏搶了一個女子，二人爭娶未決，寄頓他方待再尋得一個來，各成婚配。這裏一路店家都是那強人分付過的，但訪得有美貌佳人，疾忙報他，重重有賞。晚上貴人到時，那小二便去報與周進知道，先差野

火兒姚旺來探望虛實，說道不但女子貌美，兼且騎一匹駿馬，單身客人不足爲懼。有個千里脚陳名，第一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賊人差他先來盜馬，衆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等待貴人五更經過，便要搶劫。貴人須要防備。公子道：「原來如此。」長者何以知之？老者道：「老漢久居於此，動息都知。見賊人切不可說出。」老漢來，公子謝道：「承教了。」綽棒起身，依先走回店門。兀自半開，公子捱身而入，却說店小二爲接應陳名盜馬，回到家中，正在房裏與老婆說話。老婆煖酒，與他喫。見公子進門，閃在燈背後去了。公子心上一

計、叫京娘問店家討酒、步后家娘取了一把、在房門口酒缸內、各酒、公子出其不意、將鐵棒照、後一下、打倒在地、酒壺也撒在一邊、小二聽得老婆、叫苦、也取朴刀、趕出房來、怎當公子以逸待勞、手起棍落、也打翻了、再後兩棍、都結果了性命、京娘大驚、急救不及、問其打死三人之故、公子將老者所言述了一遍、京娘嚇得面如土色、道如此途路難行、怎生是好、公子道、好友有趙某在此、賢妹放心、公子撐了大門、就厨下、煖起酒來、飲個半醉、上了馬料、將鑾鈴塞口、使其無聲、扎縛包裹停當、將兩個屍首、拖在厨

下柴堆上放起火來前後門都放了一把火看火勢
盛了然後引京娘上馬而行此時東方漸白經過溜
水橋邊欲再尋老者問路不見了誦經之室但見土
牆砌的三尺高一個小小廟兒廟中社公坐於傍邊
方知夜間所見乃社公引導公子想道他呼我爲貴
人又見我不敢正坐我必非常人也他日倘然發跡
當加封號公子催馬前進約行了數里望見一座松
林如火雲相似公子叫聲賢妹慢行前面想是赤松
林了言猶未畢草荒中鑽出一個人來手執鋼叉望
公子便攔公子會者不忙將鐵棒架住那漢且問且

亮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邀得公子，怒起雙手，大喝聲着，將半個天靈蓋劈下。那漢便是野火兒姚旺。公子叫京娘約馬暫住，俺到前面林子裏，就果了那夥毛賊和你同行。京娘道：「恩兄仔細，公子放步前行，正是。」

聖天子百靈助順

大將軍八面威風

那赤松林下，着地滾。周進屯住，四五十哩囉，聽得林子外脚步響，只道是姚旺伏路報信，手提長鎗，鑽將出來，正迎着公子。公子知是強人，並不打話，舉棒便打。周進挺鎗來敵，約鬪上二十餘合。林子內，嚶囉知。

周進遇敵，篩起鐮一齊上前，團團圍住。公子道：「有本事，的都來。」公子一條鐵棒，如金龍罩體，玉蟒纏身，迎着棒，似秋葉翻風，近着身，如落花墜地，打得三分四散，七零八落。周進膽寒起來，鎗法亂了，被公子一棒打倒，衆嘍囉發聲喊，都落荒亂跑。公子再復一棒，結果了周進，回步已不見了。京娘急往四下覓尋，那京娘已被五六個嘍囉簇擁過赤松林了。公子急忙趕上，大喝一聲：「賊徒，那裏走！」衆嘍囉見公子追來，棄了京娘，四散去了。公子道：「賢妹受驚了。」京娘道：「適纔嘍囉內有兩個人，曾跟隨响馬到清油觀，原認得我。」方

總說周大王與客人交手料這客人聞大王不遇我
們先送你在張大王那裏去公子道周進這時已被
僉勦除了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京娘道只願你
不相遇更好公子催馬快行約行四十餘里到一個
市鎮公子腹中饑餓帶住轡頭欲要扶京娘下馬上
店只見幾個店家都忙亂亂的安排炊爨全不來招
架行客公子心疑因帶有京娘怕得生事牽馬過了
店門只見家家閉戶到盡頭處一個小小人家也開
着門公子心下奇怪去敲門時没人答應轉身到屋
後將馬拴在樹上輕輕的去敲他後門裏面一個老

婆婆開出來看了一看，意中甚是惶懼。公子慌忙跨進門內，與婆婆作揖道：「婆婆休訝，俺是過路客人，帶有女眷，要借婆婆家中火喫了飯就走的。」婆婆捻神捻鬼的，叫噤聲。京娘亦進門相見，婆婆便將門閉了。公子問道：「那邊店裏安排酒會，迎接什麼官府？」婆婆搖手道：「客人休管閒事。」公子道：「有甚閒事？」直恁利害。俺是遠方客人，煩婆婆說明，則個。」婆婆道：「今日滿天飛大王在此經過，這鄉村歛錢備飯，買靜求安。老身有個兒子，也被店中叫去相幫了。公子聽說，思想原來如此：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他個乾淨絕了清油。」

既的禍根罷。公子道：婆婆這是催妹子爲還南音。願到此怕逢了強徒，受他驚恐，有煩婆婆家裏遣片時等這大王過去之後方行。自當厚謝。婆婆道：好位小娘子，權躲不妨事。只客官不要出頭惹事。公子道：俺男丁漢自會躲閃。且到路傍打聽消息。則個婆婆道：仔細有見成饒饒，燒口熱水，等你來喫飯。却不方便。公子提棒仍出後門，欲待乘馬前去迎他一步。忽然想道：俺在清油觀中說出了千里步行，今日爲懼怕強賊，乘馬不弄好漢，遂大踏步奔出路頭。心一生一計，復身到店家大夥聆的，叫道：大王即刻到了。酒家

是打前站的、你下馬飯完也未、店家道都完了、公子道先擺一席與酒家喫、衆人積威之下、誰敢辨個真假、還要他在大王面前方便、大魚大肉熱酒熱飯、只顧搬將出來、公子放量大嚼、喫到九分九、外面沸傳大王到了、快擺香案、公子不慌不忙、取了護身龍、出外看時、只見十餘對鎗刀棍棒、擺在前導、到了店門、一齊跪下、那滿天飛張廣兒、騎着高頭駿馬、千里脚、陳名執鞭緊隨、背後又有三五十隻囉、下來乘車轎、簇擁你道一般、兩個大王爲何張廣兒恁般齊整、那強人出入聚散、原無定規、況且聞說單身客人、也不

存其意了。所以周進未免輕敵。這張廣兒分路在外。行劫。因千里脚陳名報道二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請他到介山相會。所以整齊隊伍而來。行村過鎮。壯觀威儀。公子隱身北牆之側。看得真切。等待馬頭相近。人喊一聲。道強賊看棒。從人叢中躍出。如一隻老鷹半空飛下。說時遲。那時快。那馬驚駭。望前一跳。這裏棒勢去得重。打折了馬的一隻前蹄。那馬負疼。就倒。張廣兒身怒。早跳下馬。背後陳名持棍來迎。早被公子一棒打倒。張廣兒舞動雙刀。來關公子。公子跨步到空濶處。與強人放對。關上十餘合。張廣兒一

刀砍來公子提起中其手指廣兒右手失刀左手便覺沒勢回步便走公子喝道你綽號滿天飛今日不怕你飛上天去趕進一步舉棒望腦後劈下打做個肉餠可憐兩個有名的強人雙雙死於一日之內正是

三魂渺渺滿天飛

七魄悠悠著地滾

衆嘍囉却待要走公子大喊道俺是汴京趙大郎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仇今日都已勒除了並不干衆人之事衆嘍囉棄了鎗刀一齊拜倒在地道俺們從不見將軍恁般英雄情願伏侍將軍爲寨主公子

呵呵大笑道朝中世亂俺尚不希罕豈肯做辭草之事公子看見衆嘍囉中陳名亦在其內叫出問道昨夜來盜馬的就是你麼陳名叩頭服罪公子道且跟我來賞你一餐飯衆人都跟到店中公子分付店家俺今日與你地方除了二害這些都是良民方纔所備飯食都着他們飽餐俺自有發放其管待張廣兒一席留着俺有用處店主人不敢不依衆人喚罷公子叫陳名道聞你日行三百里有用之才如何失身於賊人俺今日有用你之處你肯依否陳名道將軍若有所委不過水火公子道俺在汴京爲打了御花園

又鬧了御勾欄逃難在此。煩你到汴京打聽事體。如何半月之內。可在太原府清油觀。趙知觀處等候。我不可失信。公子借筆硯寫了叔父趙景清家書。把與陳名。將賊人車輻財帛。打開分作三分。一分散與市鎮人家。償其向來騷擾之費。就將打死賊人屍首。及鎗刀等項。着衆人自去解官。請賞其一分。衆嘆曰。分去爲衣食之資。各自還鄉生理。其一分。又割爲兩分。一半賞與陳名爲路費。一半寄與清油觀修理降魔殿門窗。公子分派已畢。衆心都伏。各各感恩。公子叫店主人將酒席一點。擡到婆婆家裏。婆婆的兒子也。

都來了與公子及京娘相見向婆婆說知除害之事
 各各歡喜公子向京娘道愚兄一路不曾做得個主
 人今日借花獻佛與賢妹壓驚把盞京娘千恩萬謝
 自不必說是夜公子自取囊中銀十兩送與婆婆就
 宿於婆婆家裏京娘想起公子之恩當初紅拂一技
 女尚能自擇英雄莫說受恩之下媿無所報就是我
 終身之事舍了這個豪傑更托何人欲要自薦又羞
 開口欲待不說他直性漢子那知奴家一片真心左
 思右想一夜不睡不覺五更鷄鳴公子起身韉馬要
 走京娘悶悶不悅心生一計於路只推腹痛難忍幾

如錦
可教

過要解要公子扶他上馬又扶他下馬一上一下將身偎貼公子挽頸勾肩萬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熱夾公子被被添衾軟香溫玉豈無動情之處公子生性剛直盡心伏侍全然不以爲怪又行了三四日過曲沃地方離蒲州三百餘里其夜宿於荒村京娘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如今將次到家了只管害羞不說捏此機會一到家中此事便索罷休悔之何及黃昏以後四字無聲微燈明滅京娘兀自未睡在燈前長嘆流淚公子道賢妹因何不樂京娘道小妹有句心腹之言說來又怕唐突恩人莫怪公子道兄妹之問

有何嫌疑儘說無妨京娘道小娘深聞婦女從未出門只因隨父進香誤陷於賊人之手鎖禁清池之中還虧賊人去了苟延數日之命得見恩人倘若賊人相犯妾寧受刀斧有死不從今日蒙恩人救離苦海千里步行相送又爲妾報仇絕其後患此恩如重生父母無可報答倘蒙不嫌貌醜願借鋪牀疊被之數使妾少盡報効之萬一不知恩人允否公子大嘆道賢妹差矣俺與你萍水相逢出身相救實出惻隱之心非貪美麗之容况彼此同姓難以爲婚兄妹相稱豈可及亂俺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你豈可學縱

欲敗禮的吳孟子休得狂言惹人笑話京娘羞慙滿面半晌無語重又開言道恩人休恠妾多言妾非淫汚苟賤之輩只爲弱體餘生盡出恩人所賜此身之外別無報答不敢望與恩人婚配得爲妾婢伏待恩人一日死亦瞑目公子勃然大怒道趙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並無邪佞你把我做看施恩望報的小輩假公濟私的奸人是何道理你若邪心不息俺即今撇開雙手不管閒事惟不得我有始無終了公子此時聲色俱厲京娘深深下拜道今日方見恩人心事賽過柳下惠魯男子愚妹是女流之輩也

非說天望乞恩人恕罪則個公子方纔息怒道賢妹
非是俺膠柱鼓瑟本爲義氣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
若就私情與那兩個响馬何異把從前一片真心化
爲假意惹天下豪傑們笑話京娘道恩兄高見妾今
生不能補報大德死當叩環結草兩人說話直到天
明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公子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一
路無話看看來到蒲州京娘雖住在小祥村却不認
得公子問路而行京娘在馬上望見故鄉光景好生

傷感。却說小祥村趙員外自從失了京娘。將及兩月有餘。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忽然庄客來報。京娘騎馬回來。後面有一紅臉大漢。手執桿棒。跟隨趙員外道。不好了。响馬來討粧奩了。媽媽道。難道响馬只有一人。且教兒子趙文去看個明白。趙文道。虎口裏那有回來肉。妹子被响馬劫去。豈有送轉之理。必是容貌相像的。不是妹子。說猶未了。京娘已進中堂。爹媽見了女兒。相抱而哭。哭罷。問其得回之故。京娘將賊入鎖禁清油觀中。幸遇趙公子路見不平。開門救出。認爲兄妹。千里步行相送。恨途中連誅二寇。大略敘

了一遍。今恩人見在，不可怠慢。趙員外慌忙出見了趙公子，拜謝道：「若非恩人英雄可得，吾女必陷於賊人之手。父子不得重逢矣。」遂令媽媽同京娘拜謝。又喚兒子趙文來見了恩人，庄上宰豬設宴，款待公子。趙文私下與父親商議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妹子被強人劫去，家門不幸。今日跟這紅臉漢子回來，人無利己，誰肯早起？必然這漢子與妹子有情，千里送來，豈無緣故？妹子經了許多風波，又有誰人聘他？不如招贅那漢子在門，兩全其美，省得傍人議論。」趙公是個隨風倒舵沒主意的老兒，聽了兒子說

話便教媽媽喚京娘來問他道你與那公子千里相隨一定把身子許過他了如今你哥哥對爹說要招贅與你爲夫你意下如何京娘道公子正直無私與孩兒結爲兄妹如嫡親相似並無調戲之言今日望爹媽留他在家管待他十日半月少盡其心此事不可題起媽媽將女兒言語述與趙公趙公不以爲然少間筵席完備趙公請公子坐於上席自己老夫婦下席相陪趙文存左席京娘右席酒至數巡趙公開言道老漢一言相告小女餘生皆出恩人所賜老漢閉門感德無以爲報幸小女尚未許人意欲獻與恩

人爲箕帚之妾，伏乞勿拒。公子聽得這話，一忿烈火，從心頭撥起，大罵道：「老匹夫，俺爲義氣而來，反把此言來污辱我俺。若貪女色，路上也就成親了，何必千里相送？你這般不識好歹的，枉費俺一片熱心。」說罷，將卓子揪番，望門外一直便走。趙公夫婦，說得戰戰兢兢。趙文見公子粗魯，也不敢上前，只有京娘心下十分不安，急急去扯住公子衣裾，勸道：「恩人息怒，且看愚妹之面。」公子那里肯依，一手攙脫了京娘，奔至柳樹下，解了赤龍驤，躍上鞍轡，如飛而去。京娘哭倒在地，爹媽勸轉回房，把兒子趙文埋怨了一場。趙

謝眼餘
思日
落人
不得

小英雄

文又羞又惱也走出門去了趙文的老婆聽得爹媽
爲小姑上埋怨了丈夫好生不喜強作相勸將冷語
來奚落京娘道姑姑雖然離別是苦事那漢子千里
相隨愁然而去也是個薄情的他若是有仁義的人
就了這頭親事了姑姑青年美貌怕没有好姻絲相
配休得愁煩則個氣得京娘淚流不絕頓口無言心
下自想道因奴命寒時乖遭逢強暴幸遇英雄相救
指望托以終身誰知事既不諧反涉瓜李之嫌今日
父母哥嫂亦不能相諒何況他人不能報恩人之德
反累恩人的清名爲好成歉皆奴之罪似此薄命不

如死於清油觀中省了許多是非到得乾淨如今忙
之無及千死萬死左右一死也表奴貞節的心跡拜
至夜深爹媽睡熟京娘取筆題詩四句於壁上壁上
寫爲香堊空拜了公子四拜將白羅汗巾懸梁自縊而
死

可憐閨秀千金女
化作南柯一夢人

天明老夫婦起身不見女兒出房到房中看時見女
兒縊在梁間喫了一驚兩口兒放聲大哭看壁上有
詩云

天付紅顏不遇時
受人凌逼被人欺

今宵一死酬公子

彼此清名天地知

趙媽媽解下女兒兒子媳婦都來了趙公玩其詩意方知女兒水清玉潔把兒子痛罵一頓免不得買棺成殮擇地安葬不在話下再說趙公子乘着千里赤麒麟連夜走至太原與趙知觀相會千里腳陳名已到了三日說漢後主已死郭令公禪位改國號曰周招納天下豪傑公子大喜住了數日別了趙知觀同陳名還歸汴京應募爲小校從此隨世宗南征北討累功至殿前都點檢後受周禪爲宋太祖陳名相從有功亦官至節度使之職太祖即位以後滅了北漢

追念京娘昔日兄妹之情，遣人到蒲州解其縛，尋
消息，使命錄得四句詩回報。太祖甚是嘆嘆，勅封爲
貞義夫人，立祠於小祥村。那黃茅店、溜水橋社公祠，
封太原都土地，命有司擇地建廟。至今香火不絕，這
段話題做趙公子大鬧清油觀，千里送京娘。後人有
詩讚云：

不戀私情不畏強

獨行千里送京娘

漢唐呂武紛多事

誰及英雄趙大郎

三十一卷